守戒

□鍾 玲

慧娟把四菜一湯端到飯桌上，芹菜、銀杏炒豆乾，胡椒醃白蘿蔔片，海帶燉素雞，牛肉炒青椒，鮮筍湯，只有一道葷菜。三星期以前還是兩素兩葷。她腦海中出現常照師父在用飯前誦食存五觀：「計功多少，忖己德行……」時，臉上寧靜的神情。她叫道：「松，吃飯了。」

友松由樓上咚咚跳下來，現在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吃飯了，兒子一年多前去台北上大學，女兒兩個月前進了成大。他笑着說：「才跟女兒通電話，明天星期天，跟同學去關子嶺玩，到碧雲寺吃齋。」

慧娟說：「女兒有佛緣。」

友松說：「齋菜的確好吃，尤其是你做的。」說着喝一口湯，舔舔嘴唇，瞟她一眼。她想，這是先生在撒嬌呢！

慧娟一直在注意他有沒有挾那盤牛肉炒青椒，眞的，到吃完飯他筷子碰都沒有碰，她想時機到了：「松啊，看你今天都沒有吃那盤葷菜，其實這六天都沒有吃葷。我可以以後只做素菜嗎？」

友松一半嚴肅一半開玩笑地說：「這是不是計算好的？」

她裝成生氣的模樣瞪眼說：「你什麼意思？」

他表情嚴肅起來：「你做的葷菜越來越難吃，是有意的嗎？」

她聲調也高起來：「你說我故意做得難吃，好教你斷葷？」

「以前你的葷菜在太太們中，沒有敵手，現在怎麼可能這麼難吃？」

她越說越氣：「你是說我騙你？我是佛教徒，怎麼會做犯戒的事？」

兩個人都氣鼓鼓地不說話，慧娟把盤碗收拾進廚房，一面洗碗一面想，常照師父說，有衝突時要反省自己，要忍住不要生氣，設法把問題化解，就是忍波羅蜜；松的想法也沒有錯，自己的葷菜爲什麼退步到這個地步？

她走進客廳，捧着一盤切好的黃色西瓜，紅色草莓，青白二色的芭樂，坐在他身邊說：「你知道我受過五戒，不打妄語的，我現在說的都是眞的，這兩個月來葷菜做得不好是因爲心中有嫌棄之意。不論我多想做好的給你吃，在我買肉，切肉，煮肉，聞肉味時，心中會出現動物被殺時候的恐懼和痛苦，心中很抗拒手上做的事，因此無法用心烹飪。松，抱歉。」

他微笑望着她：「娟，我也想通了。現在家裡只有我們兩個，我也吃素罷。更何況你做的比素菜館的還要好吃，只要營養夠就好。」

慧娟摸摸他的臉說：「我的好老公！」

友松把手臂環住她的肩，繼續看電視新聞。窩在他懷裡的她，心中想着常照師父做晚課時專注於施予的表情。她想什麼時候跟松說要去受菩薩戒呢？一個月有六天不能做那個，如何他才會接受呢？

鍾玲極短篇

馬鞍山

□周潔茹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座馬鞍山，就如同每個美國城市都會有一條加州大街一樣，所以所有山的形狀都應該是一樣，像馬鞍一樣。我的故鄉有一位被殺掉的公主，他們講她被分成三段埋葬，於是埋葬她破碎身體的山就像身體的三個部分，可是在我看來，那些山和其他的山也沒有什麼分別，它們全部都像馬鞍一樣。其實我時時想起那位公主，他們說殺她的是父兄，無情的故事。香港的馬鞍山曾經是礦場，它也一定無情。

我住到馬鞍山以後，每天去馬鞍山行山，山上有一些洞，土是紅的，我又想起來它曾經是礦場，的確無情。可是對我來說，整個香港，沒有哪個地方比它更合適我了。

我坐在馬鞍山公園打電話給露比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會住在馬鞍山，我看着旋轉木馬一圈又一圈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次會住一年二年三年四年。

我看着旋轉木馬，有人塞了一張海澄軒的廣告在我的手裡，然後我就住在海澄軒了。

我不知道是否除了迪士尼樂園，馬鞍山廣場是全香港唯一的擁有旋轉木馬的mall。中央公園有旋轉木馬，它們不再金光閃閃卻仍然氣勢洶洶，就像大紐約市一樣。圖書館後邊的草地上，也有一座小小的旋轉木馬，馬和音樂都舊了，轉起來吱吱呀呀，可是我更愛那一座，很多年了，我忘不了它，它總和所有的好詞搭在一塊兒，甜的，棉花糖，小孩，五顏六色，過去了的好時光。

我對旋轉木馬着迷是因爲我童年時時常做奇異的夢，每一場夢都發生在馬戲團，每一次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旋轉木馬。我後來讀過的每一本兒童書也都會出現旋轉木馬，那些孩子不是死了，就是失蹤了，他們不喜歡現實，又迷戀木馬，就坐着旋轉木馬離開了。

我以爲別人都跟我一樣，這一生一定要看一次馬戲，這一生一定要有一座忘不了的旋轉木馬。

我以爲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直到別人告訴我不是這樣，沒有誰的童年完整，你是少見的能被愛的小孩。可是你知道嗎？有的父母在就好像不存在一樣，有的愛從來沒有過就不會再失去。

我在尋找海澄軒的路上迷了路。我拖着箱子，攔住一個中年婦女，我問她住在馬鞍山會怎麼樣？她說很好，住在這裡很好。她長了一張香港的臉，可是她的普通話流利。我肯定不記得她的樣子了，也許我們後來時常在馬鞍山碰到，但是不記得了。我記得她說過的話，住在這裡很好。

已經是好多年前的往事，馬鞍山也不再安靜。今天你再來問同樣的問題，沒有人會停下來，也沒有人會回答你。

我還是經常迷路，即使在我住的地方。爲了去一個港島的畫展，我找了整整兩個小時。晚飯的時候，有人坐在我的旁邊，他問我海澄軒眞的是月租八千八嗎？

塞到我手裡的小廣告也寫着八千八，可是你眞的去到那裡，他們會告訴你只有一萬二千八百八的房間，或者一萬四千八百八的房間，要看你的窗子是對着多一點的海還是少一點的海。要是你問，八千八呢？騙人的吧？他們也會熟練地回應你，確實是有，但是只有一間，而且已經租出去了。

他瘦又平靜，我看見過很多很多的人，我覺得他的目光最平靜，就像他自己一樣。我說八千八已經租出去了，他很輕地笑了一聲。然後我的心就難過了一下，就這麼，難過了一下。

後來我住在Lake W，他住的樓對面的樓，他們的樓，看到的海要更近一點。他們說他還是去海澄軒租了一個房間。

海澄軒當然已經不是五年前的樣子了，台灣人蘇整整十年都住在海澄軒，樓價暴跌的時候，她沒有買樓，樓價暴漲的時候，她也沒有買樓，她就一直住在海澄軒，沒有移動過。他們都爲她惋惜，他們說如果你怎麼樣怎麼樣，你就會怎麼樣怎麼樣，蘇平靜地說，自己住的，跌或者漲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們都離開海澄軒了，除了台灣人蘇。

我已經習慣了離合，總有人走，也總有人來。起先我以爲馬鞍山與新港完全不同，除了人們來來往往，除了香港或者美國都只是中國人的一座橋。新港的對岸是紐約，哈德遜河，馬鞍山的對岸是大埔，吐露港。從馬鞍山去大埔要繞一個很大的彎，如果你選擇港鐵，那就會是更大的彎，你得經過恆安、大水坑、石門、第一城、沙田圍和車公廟，到達大圍以後你再經過沙田、火炭，有時候是馬場，如果那一天有賭馬，然後是大學，最後才是大埔。從地圖上來看，眞的是一個好大好大的彎。大學到大埔的那一站最長，還是大圍到九龍塘的那一站最長，我分不清楚。有位藝人講她不得不搭港鐵她只好去坐頭等艙，可是頭等艙的門卻沒有打開，她說她很氣，她說大學到大埔的那一站又這麼長。有多麼長呢？長過欣澳到東涌嗎？多數離開迪士尼樂園的遊客都會走錯那麼一次，他們看着窗外的景色逐漸不同，他們疲憊又厭煩，可是錯了的車開啊開啊總是停不下來。

我在新澤西經常坐錯車，即使已經是很多次以後，火車會開往新澤西的其他地方，我說過的破舊的房子，壞掉了的道路，那樣的地方。

折返的路我總是疲憊又厭煩，我厭煩我自己，我對周圍一切的不關心。如果我還有點心，我爲什麼搭錯每天都要搭的火車。如果我還有點心，我對香港多少也會有一點感情。

很多人離開了，新來的人並沒有填補那些空洞。

有人回了故鄉，他們在故鄉還有房子和土地，他們在香港興許是不笑的，沒有人在香港笑，走路都走得飛快的地方，他們在故鄉一定可以笑了。

有人去了上海或者上海的附近，是的是的又是上海，本來可以不去的，扔掉香港的一切趕過去，數碼通的手機計劃，香港寬頻的兩年合約，什麼都扔得掉。大山去的也是上海，大山的太太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我是不是說過了從來沒有得到過也就不會有什麼失去。沒有人再見到大山，也許通過一些電話，他的聲音在電話裡也是飄盪的。他也是很重要的人，他們都是我的家人。可是大山離婚了，每個人都離婚了。

有人的小孩突然長大了，必須去好國家上學，你是專業人士，你的小孩就不能低到灰塵裡去。

有人要回到好國家去，就像楊美麗和露比，她們本來就是從那裡來的，香港給了她們好回憶，香港的國際學校給了她們的小孩好回憶，她們說香港很美好又很難忘，然後她們買好順德的傢具，離開。

整個七月，我都在告別，喝茶，不自然的擁抱，楊美麗的離開只是一個開始，然後是更多的人。

楊美麗賣掉了愛迪生的房子來到新港，然後賣掉了新港的房子來到香港，現在她賣掉了香港的房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再回到愛迪生，她什麼都沒有說。楊美麗在愛迪生的房子巨大，底層全部堆玩具。在香港，她有兩個傭人，可是她沒有地方，玩具和書全部都扔掉了。

楊美麗馬鞍山的房子，我從沒有去過。她只是住在大學，再在馬鞍山買一層樓。香港人講的一層樓，其實只是一個房間。

楊美麗說香港眞是太小了。我們說明教授都只住這麼大，難道你對祖國的貢獻比明教授還大？楊美麗就笑了，楊美麗笑起來的時候還有些綽約，那該是怎樣高山流水的人生啊，會令她如此綽約。

她們一定是要非常地愛我才能忍受我。

她們一定是覺得，我是一個沒有心的人，如果她們分給我一點點心我就會好起來，我會不會好起來？

我到香港以後，香港的她們也很愛我。她們說你還是要出去，第四年了你還在網上查會展中心在哪裡你眞是問題大了。

她們叫我出來飲茶，我不是每一次都去。我不太想知道九龍塘是不是一個好學區，我也不太想知道啓新書院二年級突然有了一個名額，也許你就在等待名單的第一位。

她們都是好人，但是香港的中國人不再是美國的中國人，美國的中國人總還有點唇齒相依，那些情感，也眞的是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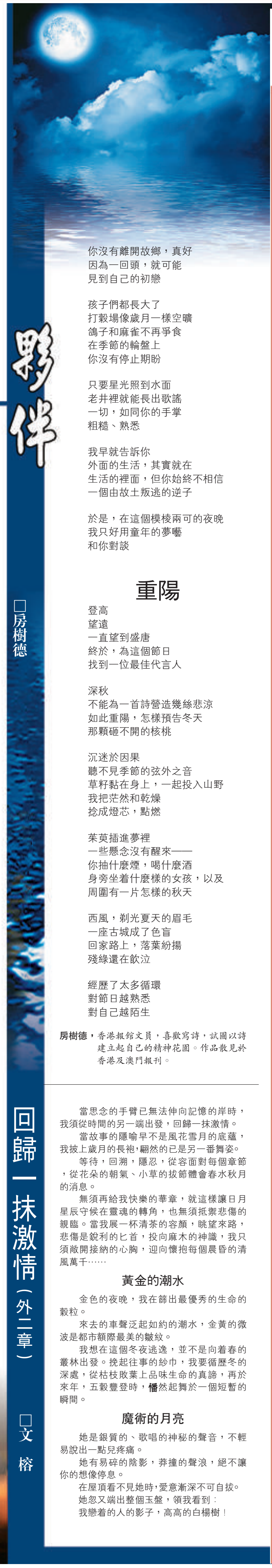
香港的中國人太多了。

我這樣的人，總也分不清楚方向，我早就沒有心了，我還有點情感，可是我再也沒有對我童年以後去的地方產生情感，無論那些地方富裕或者貧窮，無論那些地方有沒有住過我愛的人。你對某個地方產生的情感，不過是因爲那些與你有關的事情，那些你對你自己的回憶。

海澄軒的游泳池我一次也沒有用過，海澄軒去沙田的穿梭小巴，我也沒有坐過。租約期滿離開的那一天，我想過坐一次那種小巴，他們拒絕了我。

我這樣的人，總也分不清楚方向，我早就沒有心了，我還有點情感，可是我再也沒有對我童年以後去的地方產生情感，無論那些地方有沒有住過我愛的人。

周潔茹，女，一九七六年生於江蘇，曾於《人民文學》、《收穫》、《鐘山》、《花城》等刊發表小說，有長篇小說《小妖的網》、《中國娃娃》，小說集《我們幹點什麼吧》，隨筆集《天使有了慾望》等。二〇〇〇年入中國作家協會，旅居美國九年，現居香港。



夥伴

□房樹德

你沒有離開故鄉，真好
因為一回頭，就可能
見到自己的初戀

孩子們都長大了
打穀場像歲月一樣空曠
鴿子和麻雀不再爭食
在季節的輪盤上
你沒有停止期盼

只要星光照到水面
老井裡就能長出歌謠
一切，如同你的手掌
粗糙、熟悉

我早就告訴你
外面的生活，其實就在
生活的裡面，但你始終不相信
一個由故土叛逃的逆子

於是，在這個模棱兩可的夜晚
我只好用童年的夢囈
和你對談

重陽

登高
望遠
一直望到盛唐
終於，為這個節日
找到一位最佳代言人

深秋
不能為一首詩營造幾絲悲涼
如此重陽，怎樣預告冬天
那顆砸不開的核桃

沉迷於因果
聽不見季節的弦外之音
草籽黏在身上，一起投入山野
我把茫然和乾燥
捻成燈芯，點燃

茱萸插進夢裡
一些懸念沒有醒來——
你抽什麼煙，喝什麼酒
身旁坐着什麼樣的女孩，以及
周圍有一片怎樣的秋天

西風，剃光夏天的眉毛
一座古城成了色盲
回家路上，落葉紛揚
殘綠還在飲泣

經歷了太多循環
對節日越熟悉
對自己越陌生

房樹德，香港報館文員，喜歡寫詩，試圖以詩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花園。作品散見於香港及澳門報刊。

回歸一抹激情（外二章）

□文 榕

當思念的手臂已無法伸向記憶的岸時，我須從時間的另一端出發，回歸一抹激情。

當故事的隱喻早不是風花雪月的底蘊，我披上歲月的長袍，翩然的已是另一番舞姿。

等待，回溯，隱忍，從容面對每個章節，從花朵的朝氣、小草的拔節體會春水秋月的消息。

無須再給我快樂的華章，就這樣讓日月星辰守候在靈魂的轉角，也無須抵禦悲傷的親臨。當我展一杯清茶的容顏，眺望來路，悲傷是銳利的匕首，投向麻木的神識，我只須敞開接納的心胸，迎向懷抱每個晨昏的清風萬千……

黃金的潮水

金色的夜晚，我在篩出最優秀的生命的穀粒。

來去的車聲泛起如約的潮水，金黃的微波是都市額際最美的皺紋。

我想在這個冬夜逃逸，並不是向着春的叢林出發。挽起往事的紗巾，我要循歷冬的深處，從枯枝敗葉上品味生命的真諦，再於來年，五穀豐登時，**皤**然起舞於一個短暫的瞬間。

魔術的月亮

她是銀質的、歌唱的神秘的聲音，不輕易說出一點兒疼痛。

她有易碎的陰影，莽撞的聲浪，絕不讓你的想像停息。

在屋頂看不見她時，愛意漸深不可自拔。

她忽又端出整個玉盤，領我看到：

我戀着的人的影子，高高的白楊樹！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k1902617@hotmail.com

逢星期日出版